

不知道青井同學還好嗎？

離宮在踏出房門時如此想道，他的大腦因為吃了藥的關係有些昏沉，手上握著的是從神無月同學那獲得的星星髮夾。揉了揉眼，在朝餐廳的路上踏出一步後又緊急改變了方向。現在，他正站在寫著「青井露」門牌的房門面前。

「叩、叩。」

輕敲了兩聲，暗自希望會有人回應。

青井露試著綁了辮子，但或許是髮色的關係，看在她眼裡怎麼都有些奇怪。於是她別上了作為贈禮的星星髮夾，拆開辮子，最終，只讓髮尾顯得有些微捲。

聽聞敲門聲，她揉了揉臉頰，儘管眼眶依然有些紅腫，但她依然抹起輕柔的微笑，一如往常。

「啊、離宮同學，早哇。一起去吃早餐嗎？」

「青井ちゃん早上好——是的，一起走吧？」

離宮看向對方紅腫仍未消退的眸子，嘴角勾起的是一如平常的微笑。青井同學總是會跨過去的，畢竟她是一個如此堅強的人。

注意到對方髮上別著的星星髮夾，想了想於是將它放進口袋。離宮與對方肩並肩前往餐廳。

青井露一路挑著輕鬆的話題閒聊，昨日的一切太過沈重，並不適合作為輕盈早點的桌邊閒聊——或許無論何時，那都不是一段能夠輕易提起的話題。

她理所當然地笑著聊起電影，與身為演員的離宮聊聊題材、演員、劇情、台詞，都是相當符合時宜、並且無須耗費太多精神。

餐後，青井露伸伸腰，偏頭問道：「要一起去哪裡走走嗎？平板上的地圖好像多了一些地方呢！」

見著人並沒有要多談昨天的事情，離宮也跟著慎選著回應的詞彙，晚點一個人去商店拿束花放至兩人的門前吧，他想著。

指了指新開放的「娛樂區」，他點開頁面，被皮革包覆的指尖抵上了寫著「地下劇場」的地方。「離宮我還、蠻想去這裡看看的——」

「好哇——！」眼底殘留的疲倦被風和話語吹散，青井露將瀏海勾回耳後，笑著應答。

是什麼樣的劇場呢？有大型銀幕？像戲院？電影院？舞台劇？她不禁有些許的期待，畢竟在身旁的可是超高校級的演員呢。

即便眼框仍舊有些微痠發燙，胸口還有絲毫繚繞在心頭的痛楚，但不可否認地，此刻與離宮待在一起使她心安，彷彿被《我出去一下》的湛藍天際溫柔地包覆著。

「那我們走吧——！」青井露撫平裙襬，勾起和緩的淡笑，朝著地圖上的標示，與離宮並肩而去。

—

結束了短暫的調查，新的區域並沒有任何與出口有關的線索。縱使有些讓人沮喪，不過依然有些地方尚未仔細調查，青井露依舊盡量對現狀保持樂觀——那畢竟是她此時僅能緊攢在手中的了。

幾天下來與離宮相處的時間並不少，但能像此時獨處的場合確實少有。記憶被刪除的不適仍隱隱躁動，以及前幾日想起的「動機」，不免令她有些氣餒——我們曾經是朋友吧。青井露才突然意識到，自己向來是透過大螢幕或是隔著遙遠的舞台，透過某種媒介遙望眼前的演員，然而此刻並肩而行、行雲流水的話題卻讓人感到無比熟悉。

萬里晴空的陽光照拂，上午的太陽輕柔而溫暖，落在兩人臉上。漫步行走著，任由微風迎面而來，雜亂的思緒彷彿也被吹得稍散了開來。不可思議的平靜感。即便短短一日內經歷了那麼多弔詭又哀慟的悲劇，或許是昨晚徹底地痛哭、道別過，也或許是神無月留下的願望使她不至於頹喪，此刻與離宮走在回往房間的路上，青井露感到一股奇特的平靜。

「離宮同學從小就想當演員嗎？之前提到就這麼順其自然地？」將逝去的昨日擺到一邊，青井露以輕柔的語氣，閒聊著無關緊要的小事，睜著眼眺望遠方的太陽，伸出手彷彿想抓住陽光。

踏足於已日漸熟悉的走廊，和青井同學肩併著肩的閒聊令他想起了初來乍到的那日晚上——他們也是這樣一邊談著無關緊要的瑣事，一邊立於各自的房裡關上門扉，連同自相殘殺的事情一起。

並不是沒有暗自期待過當學級裁判結束他們會恢復一些記憶，他在離開青井同學的房間後這樣的想了，懷著像沉積的液體般的罪惡感。但事實並非如此，那仍然是一片深沉、空白的毫無一絲漣漪的水面。於是離宮將它拋之腦後，與那些不該記住的記憶一同沉落於名為彼方的海岸。

早晨的光芒令人微睜起眸，暖和的溫度給昨日的事情帶來一絲慰藉。離宮的神情與昨天相比並沒有什麼變化，僅是髮上的星隨著角度而反射著陽光，昭告自己的存在感。

他看著青井同學伸出手，溫婉的嗓音述說著關於那天在倉庫提問的後續，於是離宮偏首，用著一如往常的微笑回答問題「不不——我是在年紀再大些後，才意外發覺自己有這份天賦的。與其說是想法上的順其自然，不如說是才能上的順其自然吧——？」

「天賦啊——」既然不是順著想法而為，那麼天賦究竟是禮物或是束縛呢？不過，那樣的話題或許稍嫌沈重了點。青井露收回手臂，宛如已抓取到了足夠的陽光。任著話題溜過，她笑著道：「因為這樣，才能看見離宮同學那麼多精彩的作品呢！」

把被風吹亂的長髮理順，短暫編過辮子而微捲的髮尾滑過指尖，摸起來的觸感與平時不同。青井露將那些隱約浮起的思緒，連著褐髮一併拋到身後。

「上次提到離宮同學也會自己下廚，自己住嗎？和家人？」如果在校園裡的話，無關這些弔詭的劇情走向，他們會聊什麼呢。青井露挑著與現況無關的瑣事，避重就輕地以閒聊的語氣問道。

對於青井同學的感想不置可否，他僅是表面上笑著點頭同意——說的也是呢。手指勾起被風吹至眸前的髮絲向旁撥開，離宮眨了眨眼，又望了一眼外頭明亮的青藍。

「離宮我是自己住哦——這樣子不論是對工作還是什麼都比較方便。」

思緒被拉回現實，回首看向對方，面龐在一瞬間因為背光而模糊不清。他以輕鬆愉快的語調說著，並拋出回問。

「青井ちゃん呢？」

「我也是自己住。不過是收到入學通知之後，才自己搬到學校附近的——！」入學通知或許多少像是一個透氣的機會吧。青井露淡然一笑，又將話題拋回去。

「離宮同學真的很厲害呢，還是學生就演出過許多作品，不管情緒細膩的電影或著重肢體表情的舞台劇，兩者的輕重調和都拿捏得很棒！」說起興趣話題，少女的綠眸裡閃爍著光彩，心底滿懷的熱烈情緒翻滾著。話鋒一轉，她好奇地偏頭問道：「家人對工作上有什麼想法嗎？畢竟未成年？」

「啊哈哈、還挺支持我的哦——」

輕笑著以一句話帶過，離宮眯起眼重新漾起一抹燦爛的笑意。變化、摺疊，閃爍的光線掠過了帶著一斤染色澤的紫瞳，那在一瞬竟令人有些陌生。

「青井ちゃん還真是喜歡看電影耶——可以問問是為什麼嗎？」

離宮的笑聲輕快而略顯急促，青井露霎時間聯想到了《佈局》，深山飯店裡掛著的紫色窗簾晃動，正如那雙紫眸眼底翻湧著的情緒，撲朔迷離、難以靠近。

短短轉瞬的光影晃動，將青井露的思緒拉回剛來到這時的第一晚，提起心之所向時，離宮的笑容也曾閃過相似的色調。青井露望著離宮此時的面容，不禁與發佈「動機」所回想起的記憶重疊——《星之彩》——那又是怎麼回事？

隨著離宮的問句，小小晃了神的青井露回過神。點到為止吧。

臉上隨即泛起笑意，臉上的欣喜一覽無遺，「我喜歡電影的畫面感！演員們的演技搭配劇本與台詞，融合韻鏡、燈光、配樂，才能創作出美好、經典的一幕，我很喜歡所有人的努力一起促成一個作品的心情！」

「很喜歡電影裡蘊含的情緒，也很喜歡透過電影去體會不同的心情、人生，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青井露的語氣裡充滿熱誠，伴隨著些許雀躍的小踏步、手臂輕微擺動，笑著望向離宮：「離宮同學身為演員，應該最能體會這樣的感覺吧？」

「是的呢，離宮我確實很喜歡哦——」

綻開笑顏，他攤開雙手。「一本劇本就是一個人的人生，演員就是要透過劇本來演活那個人的故事。在琢磨、詮釋的過程中，必須要從字裡行間理解這個人，用他的思考、他的角度……最終成為了他。」

離宮短暫的閉上眼，又俏皮的睜開單眸，豎起食指擺在唇上。

「可以從別的人生中，學到許多事情哦？」

「嗯——！確實是呢！」青井露贊同著道，神情和暖，宛若《阿甘正傳》中飄蕩的羽毛。透過劇本，得到心靈上的治癒、啟發，甚至是救贖，那是電影最為美好的地方。

「雖然我只是觀眾，也許理解得不是那麼透徹，但我很喜歡在演譯、描摹的同時，把角色的一部分放進心裡的那種感覺！就如離宮同學所說，成為了角色。」

「總覺得——就算是現在，離宮同學也很像在飾演某個角色呢？」那彷彿是什麼很荒謬的想法，青井露被自己說出口的話逗得笑了出聲。或許不過是自己總是作為粉絲看著他，所以才產生了錯覺吧。

「哈哈、大概是因為一直以來都透過螢幕看著離宮同學的關係吧——！」她在房門前停下，笑著向離宮道謝。「謝謝離宮同學陪我四處看看。」

「稍等我一下下哦！」彷彿想到了什麼似地，她輕輕啊了一聲，轉身進房，過沒多久，捧著一隻毛茸茸的兔娃娃出來。

將雪白的絨毛玩具遞上前，青井露漾起充滿暖意的微笑，綠眸柔和地微眯。「這個、送給離宮同學！它讓我想到《冬雪》，我非常喜歡那部電影，謝謝。」

（禮物編號70:白兔毛茸玩偶）

「——啊哈哈、真不愧是青井ちゃん！其實離宮我啊，現在正絕讚扮演著『超高校級的演員』哦——！」

像是聽到什麼荒謬的事情歪腰笑出了聲，他伸手抹掉因為太過有趣而溢出的淚水。

離宮緋世是不會有任何破綻的，絕不。

「不會不會——」將內心的那份不安全感埋葬，重新挺起身子在房門外等候，過了不久，青井同學就捧著一隻雪白的兔子娃娃出來了。

……是《冬雪》呢，已經是兩年前的電影。當時自己的演技還沒有現在這麼成熟的……青井同學很喜歡嗎？

離宮接過兔娃娃恍惚的想著，接著被道謝拉回了現實，於是他伸出手，從外套的口袋中拿出之前在轉蛋機拿到的蝴蝶結，赤色的想必比起自己更適合她吧。

「這個、給青井ちゃん。青井ちゃん一定很適合的——」

（禮物編號28 蝴蝶結）

又是那股熟悉的色調。青井露剎時間想不起那究竟是什麼，只能依稀彷彿看見濃烈的色彩在空氣中散開，冶豔的紅色混合迷幻的青藍，調和成令人頭暈目眩的紫色。某部她無法回想起來的電影，正如被抹去的記憶一般，虛無飄渺而無法觸及。

當她捧著兔娃娃再度步出房門，離宮眼底的情緒又恢復到《大冒險家》的清晨湖畔，如尼斯湖的湖水和天空，令人平靜的淡紫色，染著粉紅和粉藍色，未知且美麗。

「啊、謝謝……」她接下離宮遞來的物品，下意識地道謝，才定眼看向手中的蝴蝶結。和她親手替神無月綁上的、一樣的蝴蝶結。青井露細微地倒抽了一口氣，頓了下。

那感覺理應很熟悉，就如每一次失戀睹物思人般，卻又如此陌生，彷彿將靈魂撕成一片一片，疼痛得令人懷疑這股疼痛是否永遠不會停下來。沒事的、沒事的，會沒事的。她立刻抹起笑意，隨即將短暫地愣住轉換為欣喜似的反應。

「我會好好珍惜的——！謝謝！」笑著打開房門，向離宮道別。

接過蝴蝶結時對方短暫的反應令離宮確信自己定是誤觸了什麼不該碰的點。是自身的行為？送禮的動作？還是禮物本身？他心中一凜，但見著人似乎沒有要說出口而是連忙堆出笑容，離宮也跟著裝出一副沒有察覺的樣子。

「我也是——再見嘍青井ちゃん！」

他面帶微笑，舉起兔子玩偶的小手對青井同學揮手道別，看著對方將門關上。

——啊、想起來了。派對那晚回程所看見的，綁在黑髮上的那抹嫣紅。